



文・圖——日智衡（苗栗縣南庄鄉東河國小校長）

From Eastern Taiwan to Western Taiwan and Then Back to Aboriginal
Communities: The Experience of a Saisiyat Principal

東台湾から西台湾へ 最後は原住民郷に帰る
サイシヤット族校長の経歴

從東台灣到西台灣 最後回到原鄉 賽夏族校長的經歷

原鄉觀點：南庄 ▼

我出生於苗栗縣南庄鄉蓬萊村的大湳部落。記得有一次，阿嬤叫大哥和我兩人下山去學校附近的雜貨店買1斤砂糖，我5歲，大哥7歲。中午吃飽飯出發，大概快吃晚飯的時間才回到山上的老家，那樣的路程對我來說真的好遠好遠。交通不便、就業困難、民生物質缺乏的年代，父母親只好決定帶我們離開原鄉到台中發展。這一離開，我對原鄉印象開始模糊，除了過年以外，暑假偶爾回鄉，我甚至不知道我是原住民。

因為家庭經濟供我讀商專，而後轉讀師專，一年級看四、五年級的學長姊，滔滔地說著實習的精彩情形，我竟然害怕到腿軟，我可以當老師嗎？數學被當好幾次的我，被導師說：「你這樣子出去當老師怎會有出息？」當下我無言，我詛咒導師一定要長命百歲，看看以後的我有沒有出息？

換個戲碼 從頭再演

1989年，我永遠忘不了分發的那一天。中興號夜車從台中到台東，一路上睡睡醒醒，足足跑了8小時才到，累暈了。第一所任教的學校

（大武鄉尚武國小）在海邊，擔任一年級導師，學生大約一半是排灣族，其他則是大陳義胞及平地人。那是一個窮鄉僻壤小漁村，天氣好時可以望見蘭嶼的饅頭山。服務的第二年，有個學生常常不到學校，因此三番兩次去做家訪，可惜家長對孩子的教育並不在意。他說了一段話，令我記憶深刻，他說：「你們平地人，就是喜歡欺負我們山地人！」天啊！我也是山地人好嗎？

2012年編製南庄鄉鄉土教材《慢遊南庄 樂陶陶》，內容囊括南庄著名自然景物與風土人情，分享給苗栗縣師生，教學成效卓著。





筆者與族內長老研考察祭典祭歌等文史資料，希望將民族智慧結晶傳承永續。

1993年從台東申請調動回蓬萊的那一年，距離舉家遷移已經20年了！這次，卻是不顧父母的期望執意回到這個熟悉卻又陌生的地方。記得開學前花了兩三天整理老家，一連兩個晚上，我做了相同的夢，夢見祖父的身影，他跟我說了好多好多話，他說他很高興我能夠回來，接著是一連串的賽夏語，我試著要跟素未謀面的祖父對話，我愈是用力地想發出聲音愈是困難重重，只能靜靜地聽著。我知道這是夢，心中只能吶喊：「baki'、baki'……讓我說話！」我不想睜開眼睛，深怕祖父消失在我的夢裡。無法解讀祖父到我夢中的意義是什麼？只能盼望祖父再到我的夢中。這20年來，祖父

第一所任教的學校在台東縣大武鄉的海邊，學生大約一半是排灣族，卻被當做平地人。1993年從台東申請調動回苗栗縣南庄鄉，是不顧父母的期望，執意回到這個熟悉卻又陌生的地方。同樣面臨的問題是師資不足，正式老師不願到偏遠地區服務，導致學生年年換導師，家長也逐漸不重視孩子的教育問題。





原住民學校該如何發展？首先，要讓每位小朋友都是學習的主體。孩子必須知道自己的能力與優勢，才能跟上學習的脚步。再者，勿讓美意成為包裹毒藥的糖衣。語言及民族教育是維繫民族文化工具，然而過去60年來的國語推行政策，卻一點一滴地消滅原住民語言。



不再到我的夢裡，或許他已經把該說的話都說完了吧！而我完成祖父對我的期待了嗎？

是學習困境？還是契機？

小時候聽長輩揶揄那些沒見過世面的人，通常會說：「你到底有沒有出過龍門口啊？」龍門口，過去是南庄通往頭份外地的重要隧道，在那個交通不甚方便的年代，或許有人終其一生想出龍門口都沒幾次呢！當然，身居南庄能越過「龍門」到外地的世界，就不是只是看看或求發展這樣簡單的意義！而現在，我們可以輕易進出龍門口，甚至不再經過龍門口，走另一條路就可以到外面的世界去，因為交通實在太方便了。

僅就學校及家庭的問題來觀察原鄉學生學習的困境。首先，在「學校」方面：

◎**行政負擔**：除了不管學校規模如何，公文量總是一樣多之外，原住民地區學校亦肩負原住民族教育的重任，兼任行政的教師不多，工作要比大學校多更多。在擔任教導主任期間，還要兼學校人事業務、網管業務及原住民族教育工作。而其他兼任行政的老師亦是如此。兩個組長除了自己的業務，還須擔任導師的工作。行政負擔之重可想而知。

◎**師資不足**：在第一個服務的學校時，第一年除了校長、工友及兩位當地特師科畢業的「老」老師以外通通都是新人，其中包含兩個公費分發生，



尋求社會資源挹注學校藝術人才培養：全球策略投顧資助清寒學生學習小提琴，培養孩童自信，增進藝文素養，常為各界受邀表演，成績斐然。圖為南庄鄉東河吊橋改建落成，受邀表演。

剩下的是高中畢業的代理教師。回到南庄時的情況也是一樣，正式的老師不願到偏遠地區服務，造成學生年年換導師，每當適應了老師的教學之後，很快就過了1年。不僅學生對學習茫然，家長也逐漸不重視孩子的教育問題。

◎**經費不足**：學校每年公務預算，除經常性支出的辦公事務費用之外，用在學生身上的經費根本少之又少。當年想辦校外教學活動要收費，可是有些孩子連午餐費都交不出來了，能辦嗎？

其次，「學生與家庭」方面：

◎**家庭功能不彰**：記得退伍回到學校（台東）時，學生僅剩一百多人，剛來時還有三百多人，12班的學校，才過兩年變成6班再加上分校3班。回到蓬萊，學生數也從1960-70年代輝煌時期的500-600人，降至100人上下。我們都知道，那些生活較好、家庭健全的學生，都隨家人搬離原鄉到都市發展，剩下的就是隔代教養或假日父母的家庭了。當家庭功能失調時，學生的學習就會受到影響。

◎**學生成就動機低落**：在原鄉，學校是孩童唯一能學習及獲得知識的地方。年年換導師，學生無法適應；老師不瞭解學生的特殊文化背景，或未能採取適當的教學方法。一味地認為原住民學生只會運動、唱歌跳舞，導致原住民學生在學校只能獲得些許成就感。其他的學習呢？離開學校教育後，他們都具備基本的的能力了嗎？

◎**家庭經濟困頓、社經地位低落**：如前所述，家庭功能健全是學生學習成就提高的條件。家長們每日為三餐辛苦勞頓，何來時間關心孩子的學習？在貧窮世代不斷複製之下，族人對未來沒有夢想及目標。舉杯邀明月，對飲成一羣，接著發酒瘋。當孩子看到家裡成人的景況時，妄想向上提升、改變困境。

改變學習·學習改變

原住民學校該如何發展？有以下兩點建議。

◎**每位小朋友都是學習的主體**：透過「體驗」才能瞭解教科書以外的東西，也唯有透過「體驗」才能驗證書本中的奧妙。九年一貫課程實施以來，即強調學生是學習的主體，教學者雖為輔，卻是主導學生學習的重要元素。期待每個孩子，不是像井底之蛙，只見部落实空的小小天空，就以為天只有這麼大，看過外面不同的世界，是繁華也好，嘈雜也罷，孩子們心中可以種下希望的種子，知道自己的能力與優勢，能跟上學習的腳步，如此也不枉此行。

給孩子學習的機會，不奢求有所回報，盼藉由我們給予機會，孩子能夠不斷努力、不斷成長。在10年、20年後，有能力的時候，再來幫助下一代。

◎**勿讓美意成為包裹毒藥的糖衣**：語言及民族教育是維繫民族文化的工具，然而過去60年來，政府施政及教育政策均極力推行國語，消滅原住民族語言。在此之下，弱勢民族隨著長者逐漸消逝，語言及文化亦一點一滴地流逝。唯有規劃完善的民族教育課程，才能讓民族教育得以延續。學生必能從中習得自己的文化精髓，建立自信和認同，並獲得他人的尊重。◆



日智衡

賽夏族，出生於苗栗縣南庄鄉蓬萊村大浦部落。畢業於台中師專普通師資料美勞組（1989）、台東師範學院語文教育系（1996），現就讀新竹教育大學教育學系碩士班。現任苗栗縣南庄鄉東河國小校長。曾任台東縣大武鄉尚武國小教師（1989-1993），以及苗栗縣南庄鄉蓬萊國民小學教師、主任（1993-2007）。